

东野圭吾在推理故事里打出了情感牌

——评正在上映的电影《假面饭店》

刘起

以情感为核心的类型叙事，也许是类型化创作的一个最具潜力的方向。

电影《假面饭店》改编自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原在日本本土的销量已经突破400万。电影由东宝公司制作，集合木村拓哉、长泽雅美、松隆子、前田敦子等众多明星，在日本上映时票房和口碑都相当不错。除了东野圭吾与全明星阵容的影响力之外，作为一部商业片，该片无论摄影、服装、道具、灯光、配乐及美术，均体现出日本电影工业高超的专业水准。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所反映的职人精神，在日本本土是非常能够引发观众文化认同的。

职场精神与社会众生相

虽然由连环杀人案件开篇，但《假面饭店》的一半篇幅，都聚焦于酒店众生相与职场精神上，这让影片更接近一部职业剧与悬疑电影的混合体。酒店如同一个戏剧舞台，轮番上演形形色色、各怀秘密的酒店住客们的人生故事，如同复杂纠结的社会万花筒。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男女主角的交锋与合作，充分体现出日本社会推崇的专业、严谨、敬业的职业精神。

在一部以娱乐消遣为目标的商业推理电影中，试图呈现日本的匠人精神，如果过于直白，多少会显得生硬，概念先行或说教味太浓。但小说原著巧妙地将职人精神融入人物的冲突之中，使观众在观看男女主角从水火不容的对立、斗嘴到互生好感与互助破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了作者想要传达的观念。

男女主角身份迥异、理念相悖，必然碰撞出种种有趣的火花。木村拓哉饰演的刑警新田浩介，为了找寻连环杀人案的线索而卧底酒店，对于破案以及真相的探寻异常专注执着，作为酒店业新人则不断遭遇着压迫；长泽雅美饰演的酒店员工山岸尚美，坚守酒店服务业顾客至上的职业理念，认为在此前提下很多事可以随机应变。两人在合作处理各种问题，必然处处碰撞、针锋相对，种种冲突构造出该片的日常戏剧性，这一组欢喜冤家式的人物关系，在紧张悬疑中加入了某种喜剧的调性，使得整体氛围更加轻松有趣。

女主角所坚持的酒店工作准则——耐心、礼貌、无微不至、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的态度，最大限度体现了日本服务行业兢兢业业、细致入微的职人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女主角将镇纸摆正这样一个不经意但习惯性的小动作体现出来。而男主角作为刑警的职业精神体现在他善于观察推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上。影片最紧张的高潮段落，男主角正是因为之前观察到了女主角摆正镇纸的动作，在寻找被犯人绑架的女主角时，留意到一个房间的镇纸的摆放，才判断出犯人与女主角隐藏在这个房间。可以说，是男女主角各自的



▲《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情感力量异常强大
▶《假面饭店》充分体现日本社会推崇的专业、严谨、敬业的职业精神



职业习惯汇聚在一起，相互作用，才找出了关键突破点。

案件的最终解决，也是以女主角基于酒店职业人对于人的行为观察的一句话为引子，最终推动形成剧情的关键发展。两个主角看似处处不同的职业原则，最终汇聚于“对人的观察与关注”这一焦点。无论酒店在信任前提下对于客人需求的敏感性，还是刑警在怀疑前提下对于嫌疑人行为的洞察力，都是一种精益求精、认真对待“人”的职人精神。影片将看似抽象的职业精神，融入生动的人物关系及主线事件的方式，既没有用打鸡血的方式直接灌输，又规避了陈腐的说教意味，反而能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认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文化亲近感。

此外，对于社会众生相的刻画是这部作品的另一重心。东野圭吾曾自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孤独、社会的炎凉。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可见，他从早期创作本格派推理转向后来创作社会派推理作品，是一种主动刻意的选择。

这部《假面饭店》更是集中体现了他对于个体境遇与人类情感的关注。一辈子没住过豪华酒店的老刑警，跟踪丈夫设计陷阱想要离婚的年轻女郎，事业坎坷因而怨很多年前让自己没面子的学生，在酒店举办婚礼的幸福年轻人，看似阔绰实则想方设法讹酒店钱的霸道客人，这些形形色色、或幸福或悲惨或一言难尽的人生，将酒店变为一个微缩版的迷你社会，让我们在这个万花筒近距离看到人性的复杂、暧昧与纠结。

东野圭吾的影视化改编

不过，该片在我国上映以来，评分不及另外几部东野小说改编的电影。究其原因，除了共鸣性不够之外，该片在东野圭吾的作品序列中，无论原作小说或改编电影，也的确都不在质量最好的第一梯队。作品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既想表现主角的职人精神，又不想对酒店众生故事做取舍删减，导致整体叙事有些松散，案件主线与多个支线插曲之间缺少必要的逻辑关联。这一叙事结构，如果在小说中，或者改编成单元结构的电视剧，也许不会造成问题，但在一部闭合型的主流叙事电影中，就会导致影片最后没有凝聚起一种情感力量。影片的轻喜剧风格可能会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感觉愉悦，但在影片结束后，却无法带来一种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震撼。而在《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这几部东野圭吾最好的改编作品中，情感力量都是异常强大的。

东野圭吾作为当代日本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家，吸收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的优点，既有本格派的精彩悬念、缜密的推理过程，也有社会派复杂暧昧的人性因素、细腻纠葛的情感关系，同时还有对于社会现实的细致描摹。

除了《白夜行》，他被改编最多的当属“加贺恭一郎”系列与“神探伽利略”系列。“神探伽利略”系列，偏向本格派，注重案件的烧

脑与诡计的复杂，而“加贺恭一郎”系列小说，偏向社会派推理，重视对人性深度的探究与对情感的刻画，改编作品包括电视剧《恶意》《新参者》，电影《沉睡的森林》《麒麟之翼》《红手指》《祈祷落幕时》等。

这些推理电影和剧集之所以能够广受欢迎，并非像传统推理小说依靠一个复杂曲折的案件推理过程，反而将着眼点放在“以情动人”。最轰动的几部作品如《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祈祷落幕时》《红手指》等，无一不表现了一种深沉动人的感情——爱情或亲情。

东野圭吾的创作转向社会派推理，正是因为社会派推理不局限于单纯的“设定悬念推理、布置推理迷宫、最后解开谜底”的老一套程式，而是在推理故事中融入了社会背景与现实、人性难题、情感关系，使非推理迷的读者，也能在这些小说的故事中获得极大的阅读乐趣。可以说，正是从松本清张开始，由宫部美幸、伊坂幸太郎、东野圭吾延续的社会派推理小说，真正意义上使推理小说成为日本文学中的重要分支。

从日本电影史来看，最具影响力的推理电影也大部分由社会派推理小说改编，比如松本清张的《砂之器》《雾之旗》《零的焦点》，森村诚一的《人证》等。这些作品中包含丰富的情感、人性、伦理与社会现实，不仅加深了推理作品的深度，也更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甚至可以说，在东野圭吾的小说及改编作品中，推理只是容器，其内在的更丰富、更有质感的社会现实才是作品本体。悬念、推理、幻想，都与

人的情感更紧密、更有机的交织在一起。在电影结束后，观众也许不会记得案件的推理过程，但一定会被影片中深沉的、无私的、带有奉献精神的情感羁绊所打动。

《假面饭店》的全明星阵容，也是东野圭吾影视改编作品的重要策略之一。这些原作畅销、改编电影票房成绩优异的作品，往往借助明星魅力来加深主角的深入人心，比如福山雅治扮演的汤川学和阿部宽扮演的加贺恭一郎。甚至是罪犯的扮演者或受害者，也往往选择有影响力的一线明星，演绎一个个性沉沦或为爱犯罪、赎罪的故事，如《嫌疑人X的献身》的堤真一、《沉睡的森林》的石原里美、《麒麟之翼》的中井贵一、《祈祷落幕时》的松岛菜菜子、《假面饭店》的松隆子等。

东野圭吾的作品之所以被一次次的影视化，甚至在并没有推理文学传统的中国与韩国也被翻拍，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创作者，往往最看重的不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犯罪主线，而是一个有饱满情感力量的情感故事。东野圭吾推理作品的影视化，主打情感与人性路线，以一种情节剧的方式来吸引观众，从类型叙事策略的角度看也是极有效的。无独有偶，在今年几部国产悬疑剧集《摩天大楼》《白色月光》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类型叙事，这也许是类型化创作的一个最具潜力的方向。

(作者为电影学博士、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助理研究员)

书间道

文学、记忆与疾病——

阿尔茨海默病的文学书写

曹晓华

每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数据显示，2050年全球该病患者数将达到1.52亿。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以及他们逐渐走向空白的生命。对于本就充满了细节张力的文学创作而言，阿尔茨海默病的文学书写围绕着病人们逐渐退化的认知障碍，以及这种疾病的遗传特性，在与“深渊”的相互“凝视”中，在情感“胶着”和人性“撕扯”中，调整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慕——想按计划自我了结保留尊严的爱丽丝因为频繁忘记步骤而未果，就会发现如果没有作家对这种绝望挣扎的冷酷揭示，就没有结尾处的笑中含泪。可惜的是，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名为《依然爱丽丝》，第三人称的片名和成为电影的《恋恋笔记本》一样，将观众牢牢按在旁观者的位子上，多少失去了爱丽丝的本意——我当然想念你们，可我也想念我自己。

“告别”只是“开始”

前不久，作家薛舒发表短文《缓慢地活着》，祭奠自己在年初离世的父亲。“我们总以为，他会一直如此，缓慢地活下去，活得一天比一天平凡，平凡到几乎没有存在感，平凡到我们渐渐忘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上下求索、紧张进取的生活。”在薛舒的虚构文学《远去的人》里，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父亲最后跌跌撞撞、踉踉跄跄，举着一枝带雨珠的桂花，在女儿的指引下准备送给忙碌的老妻，尽管他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和那位“娘子”，都已经是陌生了。他在医院的最后五年，从失忆到失能，变成了守着一方病床嗷嗷待哺的“婴儿”。《缓慢地活着》可以看做《远去的人》真正的尾声，只是这尾声在桂花香气的告别之后继续绵延了五年。

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文学书写，很多以病人入院或是家人爱的包容收尾，然而患者漫长的告别才刚刚开始。药物只能延缓病情，久而久之病

人的大脑被“蛀空”，但身体机能如本能的吞咽能力尚存，后期的护理过程缺少交流，但仍需维护生命的基本需求。失去记忆之锚的日子，仿佛进入了时间停滞的“真空”，无论对病人还是家属，都显得格外漫长。在如此特殊的告别过程中，怎样面对病床上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作家史蒂芬·梅里尔·布洛克的处女作《遗忘的故事》里，少年塞斯的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少年出发去补全自己的个人史。这种被至亲遗忘激起的“寻根”冲动同样也呈现在作家于笔下于清身上，似乎找到家族树扎根的地方，就能找到曾经那个熟悉的父亲。事实上，多年后布洛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这些天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应该学会融入外婆的世界，和她一起大笑，把握现在，不再去寻找那个曾经的外婆”。现在的外婆，这个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忘记了己的年龄，和外甥一起开怀大笑的老人，才是她的“真我”。布洛克与“返老还童”的外婆重新“相遇”，虽然伤感，也是一种释怀。

陪伴现时的“真我”，直至漫长的告别结束。那些积攒灰尘的记忆灯泡，在一阵断断续续的闪烁之后，再也未能亮起来，但它们曾经照亮了周围的小小世界，即使现在熄灭了，也有温暖与肯定。这种笑中含泪的来世之安，终究会成为滋养另一棵大树的力量。文学与记忆之间的生命悸动，还将继续。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我把自己丢了

我把自己给丢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对逐渐空洞的自我最直白的叙述。大脑掌管语言和记忆的部分开始萎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在遗忘周遭的一切，也在遗忘着自己。遗忘引发的时空错乱又带来争辩和误解，这是讨论该题材文学作品特有的“记忆之殇”。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健忘症席卷了整个村庄，越来越复杂的记事标签非但没能拯救村民的坏记性，还将他们推向了更深层的虚无。记忆是确立人生轨迹的锚，如今这个锚不知所踪。在王周生的《生死遗忘》、薛舒的《远去的人》和于是的《查无此人》中，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主人公都丢失了自己的记忆之锚，无法确认航向，人生之舟也被打成碎片，在逐渐消失的自我周围起伏。一开始只是生活中波澜不惊的偶然事件——王周生笔下的肖子辰错把前妻凌德馨当成了现在的家，薛舒笔下的父亲去领老年卡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笔下的王世全则在妻子与邻居闲聊时不知所踪。三位老人的失常，都是在最熟悉的地方迷失——曾经近在咫尺的“家”突然遥不可及，最熟悉的家人变成了陌生人。随着病情加重，遗忘的速度加快，一切记忆像疾驰的火车外的景物，飞速后退，直到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自己，也开始消失。

博尔赫斯说过“报复的最高境界便是遗忘”，然而对于失忆、失语又失智的病人而言，可以作为宽恕的遗忘变成了对自己和所爱之人残忍的伤害。语言学家将失语症患者的看图说话整理成语料库加以分析，我们便看到了支离破碎的文字，破碎程度昭示着病情的轻重。作家则擅长将这些碎片重新拼接成一面镜子，在镜子的折痕变

形处看见病人，也看见自己。病人的语言组织能力受到极大影响，情感表达受限，一旦淤积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爆发，就会“烫伤”周围的人。凌德馨不计前嫌照顾肖子辰，却发现后者不知何时回到了与第二任妻子柳沁的家，怀抱亡妻的相片如婴儿般入睡。对凌德馨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背叛，但是对病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遗忘了部分世界后的本能表达。正因为如此，深知这一点的前妻才会痛彻心扉，烧毁了珍藏多年的与肖子辰的情书，接着突然中风。曾经克制隐忍的自己已然消失了，伤人的真相暴露出来，原来记忆也可以变得如此“尖锐”。

◆ 我想念我自己

1995年英国画家威廉·尤特莫伦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在接下来的五年间，他用自画像记录下自我遗忘的过程，画面的光影和色彩逐渐褪去，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扭曲的黑白图案。尤特莫伦真正做到了自我剖析和自我呈现，他在最后一刻无奈抛却了创作逻辑。但对作家来说，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剖析依赖阅读过程中有效的语义转译，每一个文字承载着与病痛相关的一切。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引发读者的共鸣，而读者确实也能在字里行间体味到病魔的侵袭。

然而撇开无解的“意图谬误”不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构建起的那个千疮百孔的自我，永远只能是“远观”中的他者，因为真正患病的自我已经“塌陷”，失去了自我描述和自我定义的话语权。

在小说《恋恋笔记本》里，诺亚和艾莉虽最终眷属，但艾莉年老时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诺亚日复一日读着他们的故事，最终等来奇迹，艾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与他相认。小说在多人称中切换，有诺亚自指的“我”，有诺亚、艾莉交替出现的

然而，如果我们回想小说中最惨烈的一